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甌東私錄卷之八

自警篇

左警語凡二十五條皆修己之學

右警語凡四十一條皆治人之學

家訓

初訓凡四十六條

續訓凡五條

附訓

王陽明先生諭俗凡四條

張伯純族約凡二十六條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初立祠堂記

族譜序

祠祭論

添蓋祠堂記

請立族約以守家法呈子

雜著外篇九一百三十三條

甌東私錄卷之八

永嘉項喬纂

自警篇

隨身兩軸子

左警語

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

鄒東郭曰習俗之大累只是打富貴貧賤關不透故
聖人喫緊爲人舉極貧極富者使學者決其趨向
之途有馬千駟富貴莫尚矣而民無得稱採薇以

餓貧賤莫尚矣而至今稱之匹夫匹婦之良知可
以一咲而悟矣世之學者雖窮貪極慾未必至于
駟之富就使至焉亦無得而稱况不至於千駟乎
澡身礪行未必至西山之餓就使至焉亦於今稱
之而况不至於餓死乎嗚呼師之所以為教弟子
之所以為學其將為夷齊耶其將為齊景耶
楊誠齋曰李杜飢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黃鞏先生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四十年惟立
身行道為千載不朽

王雲鳳先生曰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
人是非之公可畏也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聖可學乎曰可學曰有要乎
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度乎

劉元城曰一切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
冠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
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
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
萬今使不盡○吾年四十有七舉意絕酒色兩字
自是三十餘年血氣意思只是當時終日接士大

夫劇談雖夜不寢翼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
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
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
歲時家廟祭享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閣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莊子曰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
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陸象山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

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
已○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
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爲自
暴棄爲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爲自得毀爲
自毀伐爲自伐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聖賢道一
箇自字煞好○道不難知亦不難行患人無志耳
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
耳又曰學道須於人情物理上鍛鍊須於學問思
辨篤行上着工夫

王陽明曰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

得既自家知得痛痒自家湏不能不搔摩得調停
斟酌湏是自家○君子之所謂敬畏非有所恐懼
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
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
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
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
間○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醲味劇酣譴浪或竟
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
精神之謂哉務湏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屏嗜
慾寡思慮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致力於學問者○氣弱多
病之人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之學戒
懼不睹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可以長生久視○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
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
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唯日之不足矣其何以
爲君子

顧璘先生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
則心間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

用儉○好辯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陳白沙曰此心自大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其詩曰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以我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掩卷而茫然

朱晦翁曰不好讀書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徃徃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

程明道謂作文亦是玩物喪志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且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真侏優也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齊此詩甚好古之學者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學得乎道其言自文

以上大槩言學者須先認得自己痛痒將世界富貴貧賤處勘得破然後虛心爲己只在孝弟忠信上誠心着力而一意于戒懼之學不多知不求名不惑于毀譽不比之匪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游藝而而大人之事備矣

右警語

宋紫薇舍人呂本中居仁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設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功

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

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公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斥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此人已是犯義旣與之稔熟而于以公事亦人常情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諍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

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思慮自出
人不能中傷也○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
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當官者
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
知也○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
非明哲保身之謂○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
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
保太過無任事之意○予嘗為秦州獄掾顏岐夷
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
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
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
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
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
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
者少矣

薛文清公曰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
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心不可有一
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自試一卒敏
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予遂逐去之此
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光明不可有一毫

之偏向○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若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爲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又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旣知律已又可治人○爲政當從忠厚深以刻薄爲戒張九齡盛德之士也其處士大夫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或謂其一念不仁宜其絕嗣然則丁謂盧多遜輩又當何如耶戒之戒之○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又曰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嚴○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當事務叢雜之

中吾心當自有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又曰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弗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事才入手便當思其發脫○錦衣王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予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不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用知法貴乎威明

共濟賁族以火山山火交互爲體用知法貴乎明
慎並用○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
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即
怒先自焚撓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
不行皆當深味○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讎亦不
可假公法以報私德○又曰枚乘曰欲人無聞莫
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
皆名言也○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
也

楊誠齋伯子曰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
仁明皆自此生○其帥三山有幕官送之詩云從
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

宋處士劉臯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
以重政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宋崔菊坡嘗
銘之座右今羅念菴書刻示人却有益世教

蔡公清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世之業或一
日而遺數百年之安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
盛時操名器徒以售其一己之私而已如入寶山
空手回也

余公子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
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又曰人臣凡有樹立
卽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

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
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
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
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
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陳白沙曰人心生容着一物不得才着一物便有礙
如功業文章氣節三者固是美事若念念只在此
三者上此心便不廣大不待做不去時被他惱方
是累只初間要去時便已偏了此與世間嗜酒
色者不同其爲有累則一是以聖賢廓然若無爲
待感而后應必三者都從涵養中出來方是實學
○又曰胡文定公平生出處未嘗謀于朋友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于外
者依違可否之間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司馬溫公退而居洛惟與富鄭公諸公相與爲耆
英之會至於朝政得失絕口不以言也然每會酒
不過七行殺有定品惟菜許加多不至困于酒食
○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陳大丘表正鄉
閭王烈勸誘鄉里能使鄉人曰寧爲刑罰所加無
爲陳君所短毋爲王彥方所知是二公亦能善化
子弟者人雖投老山林此處終不可少也故曰死
而后已

以上皆大人行義達道明哲保身正已而正物
之事人能如此庶可以爲成人矣故用以爲警

項氏家訓

大明嘉靖辛丑春三月望日文三府君六代孫喬撰

○一伏讀

太祖高皇帝訓辭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
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

嗚呼這訓辭六句切於綱常倫理日用常行之實
使人能遵守之便是孔夫子見生使箇箇人能遵
守之便是堯舜之治謹做王公恕解說衆之俗習
附以己意讀與我族衆大家遵守

孝順父母

怎的是孝順父母父母生子養子勞苦萬狀終身
所靠者有子而已人無父母身從何來便使兒子
十分孝順也難報這恩德每見人家無子的甚苦
極有子不肯孝順的更苦極父母尊大如天人若
逆天天理無有不報應者不信只看簷頭水點點
滴滴不差移所以孝順的平居必供奉衣食雖貧
不辭有病必親奉湯藥雖久不怠有事必代其勞
苦雖難不避先意承顏以養其志立身行道以揚
其名務使其身安神怡不至憂惱如父母溺於私
意及偶行一事不合道理須要柔聲下氣再三勸

諫如或不從則請父母平日相好之人婉詞勸諫
務使父母不得罪於鄉黨不陷身於不義而後已
此孝順父母之道爲百行之本

聖祖教民以此者欲使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也請
我族衆大家遵守

尊敬長上

怎的是尊敬長上長上不止一箇有本宗長上有
外親長上又有鄉黨長上若伯叔祖父母伯叔父
母姑兄姊堂兄姊之類便是本宗長上若外祖父
母母舅母姨嫡親姑夫妻父母之類便是外親長

上鄉黨之間有與祖同輩者有與父同輩者有與
已同輩而年稍長者便是鄉黨長上本宗長上與
外親長上服制雖各不同皆當加意尊敬遠別當
拜見常會當作揖行當隨行把酒當跪命之起則
起不命之坐不敢坐有問當起而對同契飯當後
舉筋議論事讓其從容先說不攙越雜亂喧譁遇
鄉黨長上亦當謙恭禮貌是先輩者當以伯叔稱
呼是同輩者當以兄長稱呼坐當讓位行當讓路
此尊敬長上之道也弟子既這等尊敬長上長上
豈有不親愛弟子者耶

聖祖教民以此者欲使人人長其長而天下平也請
我族衆大家遵守

和睦鄉里

怎的是和睦鄉里鄉里之人住居相近田土相連
朝夕相見若能彼此和睦交相敬讓不如其富不
欺其貧喜慶必相賀患難必相救疾病必相扶持
婚喪必相資助有無必相那借雖說異姓有同一
家自然爭端不起作事有成若不和睦便相罵相
打相訟豈能長久相處故

聖祖教民和睦鄉里者欲使人人興仁興讓以成善

聖俗也請我族衆大家遵守

教訓子孫

怎的是教訓子孫子孫所以接代門風者也人家
子孫從幼便當教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八箇字
名義及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
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等九件規樣使知家
以養正毋學說謊毋學惡口罵人毋學談論人過
惡毋學濫交不好朋友到長便當教以冠婚喪祭
之禮學爲成人之道毋玩法而滄殺子女毋貪財
而不擇婦壻毋信僧道而打醮念佛毋惑陰陽諱

聖忌風水蔭應而停頓喪靈其資質聰俊者則教之
讀書立德立功立言不貴徒取科甲其資質庸凡
則教之安常生理不求分外名利切不可縱其驕
惰放肆自由自在纔驕惰放肆自由自在便沉溺
于酒色財氣無所不爲產業必被其浪費家風必
被其敗壞矣諺云有好子孫方是福無多田地未
爲貧又云子孫強是我要錢做甚麼子孫不如我
要錢做甚麼此子孫誠不可不教訓也

聖祖教民以此者欲使人人後代賢達家門昌盛也
請我族衆大家遵守

各安生理

怎的是各安生理生理卽是活計若讀書舉業士之生理也耕種田地農之生理也造作器用工之生理也出外經營坐家買賣商賈之生理也若無資質無產業無本錢不諳匠作甚至與人傭工挑擔亦是生理惟是懶惰飄蕩游手好閑爲僧爲道爲流民光棍身名無藉之徒便是不安生理不安生理而能偷生於天地間者無此理也果能各安生理則不相陵奪不相假借人人自有生民之樂矣聖祖教民以此者欲使民志定而禮義行也請我族

衆大家遵守

毋作非爲

怎的是毋作非爲凡天地間一應善事皆所當爲者也非爲卽是不善若殺人放火姦盜詐僞搶奪掏摸恐嚇誑騙喇唬撒潑教唆詞狀挾制官府欺壓良善暴橫鄉里都是非爲至於生長海濱不能不鬻販魚鹽以資生理但因此通同海賊販賣賊貨結黨裝載私鹽販賣拒毆官兵尤是非爲有一于此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喫打坐牢累及父母妻子有何便益若能安分守己不作非爲凡所爲者

皆可告于天可對人言自然不犯刑憲保全身家
聖祖教民不曰不作非爲而曰毋作非爲其禁治之
意亦深矣請我族衆大家遵守

○一設有德有風力者一人爲族長以充宗祊不拘
年齒若宗子賢卽立宗子爲族長宗子不稱別立
族長宗子只主祭祀設質直好義達時務者四人
爲族正以輔族長設知書禮通古今者一人爲司
禮二十人爲禮生專管禮儀凡族有大事如冠婚
喪祭生子命名等項必與族長司禮講議而後行
族長立紀過旌善簿二扇以紀族人行檢族長正

要先自守禮法毋偏母黨爲一族表率其或誣衆
行私許闔族生員互相覺察勸正族人有不遵訓
辭及大陵小小犯大強欺弱富吞貧者被霍者先
告族正勸諫調停甚至虧損財物傷倫敗化乃告
于族長族長正遵

太祖高皇帝里社之誓先共撻之然後經官衆証明
白不肯受撻者經官務求重治仍附過于簿再犯
不悛衆斥之不許入祠陪祭其間立志學好有一
善可稱者族正司禮報書于旌善簿有能敦崇道
德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居官清慎勤盡忠報

國光前裕後爲衆所推者族正呈舉風勵死後仍祔主於祠永同始祖配享此係守宗祊之第一義也
○一尊祖故敬宗宗子有君道支子不得輕與之抗禮也然宗也者亦以其有德行可宗也若恃其尊大全無禮法全無義氣是爲鬼神所不享人將不食其餘在橫渠曾有立賢之議此禮可以義起爲大小宗子者不可不自愛也

○一吾祖卜居海濱殊得地利人家所急者飲食衣服柴米油鹽醬醋茶而已稼穡而食桑麻而衣蔬果取之圃鷄豚取之埘油燭取之桐柏鹽取於沙

魚取于海柴草取于山醬醋茶酒造之不難市之甚賤故稍有根基丁力閉門而生理具足躬儉節用卽足以自老然士出於農而稼穡爲本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善心生故術不可不慎也

○一吾族積祖以來天性粗直亦頗能涉獵古今幸無面是背非挑火弄火陰險狡獪者出於其間萬一有之是一族鬼蜮非吾項氏子孫也當互相勸戒防於未然

○一師以傳道友以輔仁近日此道廢壞殆甚人必以做官爲高官必以多得錢爲好師友之數學精

舉業階勢利而已殊不知做人若好雖餓死如夷
齊民到于今稱之做人若不好雖富貴如盧杞秦
檜在子孫亦耻襲其姓氏不朽事業誠在人品
聖訓六句乃做人之大略尤爲生員爲人師友者所
當講解體念

○一子孫爲僧爲道或異姓入繼或來歷不明者生
不許入祠死不許入譜

○一吾溫風俗百金嫁女猶謂不足十金教子則鼻
大如靴此倒行而逆施之安得子女長進今後各
家須多出束修延明師教子貧家十三歲以上富

家二十以上不能舉業方許務農其不通孝經小
學四書及家訓家譜者不許入祠陪祭其男女許
聘貲不過二十兩以上凡嫁女盡歸其聘貲外其
首飾衣服器用等費每得過百兩

○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人做家不立產
業做官不立名節者只爲不能咬得菜根耳近覺
得吾族用度頗奢今後自奉務要清苦以守吾門
素風雖會族請客不許用金銀酒器每卓饌雖盛
不過十盤酒雖多不過十二三行而止

○一子孫未冠不許穿靴及着紗羅綾段不許飲酒

至面赤不許有私貨有私與不許圍棋雙陸賭博
圍棋雙陸不如擔糞牧猪雖年長者不許遊手

○一非品官舉監生員不許用僕人擎大雨傘其餘
家富年四十以上者方許用僕人執傘違者附過
○一家禮祠堂旣立子孫有遠行先期三日請宗子
入告有冠婚喪祭之事必告生子命名必告或有
水火盜賊必先救祠堂遷神主次及祭噐然後及
家財易世改題神主而遞遷之五世服盡祧其主
而埋於墓

○一凡冠若盡依家禮恐貧家難行今擬年相若者
相約於元日及四祭日期在祠堂各加冠服有不
冠于祠堂者不許陪祭

○一良賤爲婚律有明禁古謂嫁女須勝吾家娶婦
須不若吾家者蓋指家資不指門地若無門地豈
有家法况族人相見不便稱呼除已前不論外今
後若與微賤人家結親卽係微賤人家子弟不許
入祠陪祭不許族人與其婚嫁酒席

○一子孫雖富四十以上無子方許娶妾違者斥爲
淫漢不許入祠陪祭雖貴而有子亦不許娶妾此
不獨使正妻免於爭寵諸子免相爭財且可專養

精力以報 朝廷

○元旦列各神主于中堂子孫參拜畢以次參拜尊長衆兄弟交拜酌酒慶年免到各家纏擾其女許聘及婚登門諭令另具果盤酒一副告祠堂鳴鼓請族衆知會亦免到各家纏擾

○一族人有喪不拘尊幼卽日赴吊如遇尊長喪仍要輪日護喪司書吊客至族衆各親其親代留茶飯喪主止宜喫茶將葬隨厚薄歛銀致祭以資喪具不許初喪祭七齋僧念佛者不許入祠風水有辯附錄當看

○一祠堂各間分列神位各以中龕爲尊次左次右又次左又次右其遷主祭于小宗子之家則惟高祖及高祖妣各一卓俱南面曾祖祖禰各一卓俱坐東向西曾祖妣祖妣各一卓俱坐西向東不可混擾

○一自嘉靖十九年八月爲始予撥續寘民田十畝與通族每歲輪房收租以供備祭修祠之用不許予派子孫專管擅易予無多田地而輒爲此者人家有祖宗而後有子孫欲令子孫爲富兒而不顧祖宗爲餒鬼有孝子慈孫之心者其誰與我况亦

不須我爲祖父者厚爲之地也故以身作倡且以戒後人做兒孫馬牛者此後生員始補廩者次年出青銀一兩歲貢者該年出三兩中舉者五兩中進士者十兩凡出仕歷俸三年者三兩五品以上每陞一級五兩續寘田百畝以上者推收之年亦出青銀一兩俱族正宗子催送族長收候修祠修墓積之有餘推周宗族之饑寒者永爲定例違者不許入祠陪祭

○一知足府君五子復齊伯父等出知足所遺民田二畝良三府君長子伯山伯父出續寘民田二畝

慎獨叔祖出自寘田一畝世正叔出自寘田一畝俱照例與通族輪管以供備祭修祠等用不許本派子孫專管擅易

○一本宗支庶年五十以上無子俱許立昭穆相應及族人之子爲後不許抱養異姓以亂宗支如生前未及立後其死宗子立後支子不立後

朝制親王絕亦例不立後今人死後一槩爭爲之後者只爲貪分財產耳若死者係軍丁該聽繼亦肯爲之後乎丘文莊衍義補解說從律不從令之意已無容議矣今擬支子未立後而死者族長正

主分財產三分之一盡本房三分之一克祠堂祭
田其田至十畝以上者祔主於祠五世同知祖配
享

○一古人祭祀各於四季分至吾溫風俗以元旦元
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為大節七月十五中元又
類多通蘭盤追薦祖考生前曾做節追薦而死後
不及非事死如事生之禮除正月初三及八月十
五冬至三祭如後開禮儀外其元旦宗祠四室每
室止具糕餅五碟點茶五更擊鼓齊致四拜而散
元宵止掛燈俱不傳盤飲酒其中秋重陽行薦禮

大小宗子先期三日告族長與司禮及祭首禮生
說知至期五更擊鼓三通齊集族眾凡既冠者俱
入祠於始祖妣各高曾祖禰每龕具穀果各五碟
湯飯各一碗寘於龕前不出主不遷主不讀祝司
禮查人齊禮生唱序立班齊參神拜四拜大小宗
子各行三獻禮再拜四拜即唱禮畢仍先具酒二
斗果盤一箇獻祖畢各傳盤酌三杯而別其清明
墓祭除草棘添土具祭饌四卓俱設於始祖墓前
凡在墓不分祧存有後無後三殤俱得祔享于始
祖前卓始祖妣坐席三獻後各子孫自到各墓前

酌奠不許另分饌卓及遺本原其禮與祠堂奠禮略同先期族長正司禮派定各祖下一房一人其父母已葬在山者聽與同往其飯食酌人而備惟冬至在祠祭始祖中元遷主于小宗之家祭高曾祖禰妣每位殺果湯飯各一卓每卓十盤而止

○一忌者諱死之稱不指生日禮謂有終身之憂者謂止於一代耳故子應祭禰死忌或嫡孫承重當祭祖忌若槩及高曾祖皆祭則瀆矣當祭者及祖禰忌辰自辦祭品遷主另祭不許槩在中堂混褻

○一每祭前三日祭首持齋戒牌通族說知其日辰

卯之交擊鼓三通尊長具紗帽圓領頭巾上蓋靴襪率卑幼十二三以上者齊入祠堂褻衣小帽及各項雲巾不許入居父母喪者三月卒哭後墨衰而入凡入祠務要依次分列無言無爭不許錯立誼誼講及閑事及與族人爭忿等事徹饌畢年旣冠者卽留享餼誼誼不如禮者不許留享非病非有官事不許躬不與祭其七十以上者亦當與祭則不以筋力爲禮休於左右堂讀焚祝文畢出揖可也

○一每祭前三日宗子率司禮至祠堂焚香跪告曰

孝孫某將以某月某日祇薦歲事于祖考敢告俯
伏拜與拜與前一日祭首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宗
子盥洗啓櫝跪焚香告曰孝孫某今以某日有事

通香

序立擊鼓參神鞠躬拜與平身降神

以降神也

引贊

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酌酒在左進盤

盞一人在右執註斟酒主人受之盡傾茅沙上俯伏與拜與平身復

位通贊連唱

進饌初獻禮歌詩

引贊

詣神位前因地

袞即是香案前跪奉饌祭酒奠酒

饌酒俱主人奉過各子孫代奉奠各神位前

俯伏與平身通贊主人以下跪聽讀祝祝跪畢

贊俯伏與拜與平身復位通贊進饌亞獻禮

歌詩引贊詣神位前跪奉饌奠酒俯伏與平身復

位通贊進饌終獻禮歌詩引贊詣神位前跪奉饌

奠酒俯伏與平身侑食主人執註通斟諸位俱滿匙神飯中鞠躬拜

興拜與平身復位通贊闔門祝意歆啓門飲福受

胙引贊詣飲福位即香案前跪執事取始祖前酒盞授主人仍取胙饌以待

受酒飲福酒受胙俯伏與拜與平身復位通

贊辭神鞠躬拜與平身焚祝文通贊咳嗽聽司

禮讀訓辭誼譁者有罰跪讀訓起聽讀訓解讀送

主徹饌禮畢享酸司禮以次定位既齊禮生唱坐

唱飲酒唱再飲酒唱鳴鼓唱起聽讀

皇帝聖訓及訓解禮生即讀孝順父母一句畢又唱坐如前又飲二盃又讀一句是讀六句畢已飲酒十二盃矣此后不能飲者再各勸能飲者三盃即散不許多飲違者有罰

○一家禮祝文式

維某年歲次某月日干支伏宗孫某敢昭告于其某府君氣序流易時維清明或端午中秋冬至感歲時若清明曰瞻掃封塋不勝永慕謹以潔牲粢盛庶品祇薦歲事尚享

○一家禮喪必三年而後附主于祠或父在而母先亡難以遞遷祖妣葬後且藏之私室待考同祔

祠堂祀始祖陳設異繫眾序立之圖

文三府君
汪氏安人

此香案卓即
神位飲福位
上設香爐燭
臺下設茅沙

盃盞酒盞
卓在此

面盆
巾架

東階

伯見姪孫
伯見子孫

大宗子位

叔翁子孫

叔翁姪孫

西階

祝板卓
在此

小宗子陳設眾序立之圖



○一家禮墓祭畢祀后土儀

布席陳饌就位降神盥洗詣香席前跪上香酌酒
俯伏興參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初獻跪讀祝俯
伏興平身亞獻三獻辭神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焚
祝文禮畢其祝文式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某官
某名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躬修歲事于某親府
君之墓維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申奠獻
尚享

○一家禮支子雖不祭若與同禰小宗住居隔遠而
不得與則臨期旋設紙標伊考妣位號祭畢焚之

亦禮之變而可行者也不得推托不祭徒長惰慢之風

○一家禮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之私室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祭祀亦當祔嫡母之側

○一遠行出祖疾病祭禱自是族衆及子弟不容已之情若族衆非遇遠行非遇危急病痛不許輕易闖銀下愿違者不是諂諛卽是貪嘴不止褻瀆神明爲首者衆共拒之

○一敬鬼神而遠之夫敬者素行謹慎惟恐得罪于鬼神之謂也如不能敬又不能遠而崇信鬼佛菩

薩迎神暖案甘爲小人者不許入祠陪祭其歲暮祭竈俗節祭本家土地春秋二社祭土穀之神典禮所存許其從衆

○一用族人守祠祠前隙地任其治生本是體念祖宗之意守者須是相體每日於門內外打掃潔淨遇朔望祭期忌日先入中堂兩間一并淨掃及燒香燭點茶事畢謹防火燭祠前不許安頓柴草鹽蘿及輕放閒雜人出入混褻其族人或遇堂衆事如延欸糧長等項亦不許引入祠堂混褻如違許通族之人面叱爲不肖子孫族長附過于簿

國朝系錄卷之八
二十八
○一家人睽必起於婦人凡婦言得入皆男子無剛賜也有能倡化其婦柔順宜家爲族衆所推者大書于簿元旦作上善旌賞其婦有長舌離間骨肉炒隣罵舍者每季以縱容惡妻附過三年不改不許入祠陪祭

○一古禮主婦及衆婦俱與祭今亦難行止許正旦元宵入祠新娶之婦七日後入謁將嫁之女七日前入辭俱跪行四拜禮手至地頭不至地謂之肅拜初拜公姑亦然凡男女尋常相拜男倒地一拜女立行二拜謂之夾拜其元旦入祠除女子稱家

粧飾外其餘非係受封雖富止許淡粧淨服庶使貧者可以入會演習禮儀凡婦女入祠司禮宣讀女誡一通仍給付其家講明以遵婦道已得者不再給

○一女誡

怎的是婦人道理男要才良女要貞潔男幹外事女幹內事此天地間大道理婦人百年苦樂全由於夫夫家盛衰亦由於婦婦人職分在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若凡事出頭攬權自話自是便似雌鷄夜啼不是人家好兆故曉事的只

要承順其夫夫者婦之天也天可不順乎故夫家
若貧便當與他安貧守分不相炒鬧夫家若富便
當勸他幹好事做好人勿蹉過好時光雖貧富不
同都要隨分孝順其舅姑和睦其伯叔伯叔姆待
男子輩要嚴謹有別待丫頭輩要寬恕有恩不要
忤逆不要妬忌不要懶慢不要挾父母家氣勢陵
傲夫家古有三從之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死從子有七去之
戒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有餓死事極小失
節事極大之論伊川答孀婦云云皆婦人所當知道
的若聽我此等教誠能做賢婦人你父你夫在祠

堂當歲受祖宗獎勞日後又當爲你布傳于譜永
遠流名豈不光彩聽聽聽

○元旦祠堂參拜畢族長側立衆兄弟以次序立
兩傍族長取旌善簿祝于祖宗曰某孫去歲某月
作某善事乃慶某孫跪俯伏興乃啐酒二爵族長
侑飲一爵某孫又啐一爵然後及其次有善者亦
如前勸善畢乃尚功除品官舉人監生生員不計
外其餘歲報續寘田十畝銀四十兩爲上功田五
畝銀二十兩爲中功田二畝銀十兩爲下功族長
祝慶啐酒如前中功啐二爵下功啐一爵如此庶

族人知向善立家然非義實財產者不准考功
○一司禮凡遇冠婚喪祭命名取字家訓一應所載
俱要與族人講議其有關於修譜如某人生男某
人死葬年月日期坟墓坐落及男娶某人女嫁某
人鄉貫家世及某人故絕某人過繼支系俱要隨
時劄記以便修譜

○一古者有名有字又有行今擬止以字行凡生子
命名毋令重犯先諱取字母令一族自相彼此姑
定八字爲句違者不許入譜○項以字行潤用永
良世之思德允宜克昌汝爲善繼宗公有光秉敬

崇道君子大常

○一門帖雖是細事然接目警心爲益最久予祖良
三府君慧而早卒至今門帖所傳有曰聖經賢傳
須加勉天理人心不可無曰凡事直須求理順所
爲不可道天高曰陰德但繩先世積盛名何藉別
人稱曰飲食不忘藜藿味論交願與竹松盟如此
數聯殊關名教予所至居第輒書曰聖賢之學不
愧天人豪傑之志不在温飽曰德業取諸賢於我
者則道心日長福祿譬諸不如我者則欲心日消
書屋輒云學期至於聖賢道必先於孝弟曰行已

盡道義之真功利亦至讀書會聖賢之趣文藝自
精雖皆未能盡得之身心而韋弦之助不覺與日
俱化古人銘盤刻劍之意亦如此

○祠祭詩六首

初惟木有根惟水有源雲仍千葉孰開我先

我爲之先爾爲之後世德作求庶幾永久

亞水田可耕海錯可烹慶此令居伊誰之併

耕此水田烹此海錯立身揚名庶享此樂

三此樂如何豈曰口腹三綱四維我顧我復

母負爾道母愧爾生神之格矣貽爾令名

續訓

○一買田置產專爲子孫長久之計其不得已而賣
者若割肉然須一頓交與足色銀兩得業后早與
粮差大比收戶方能使子孫享用如交一掛九慣
使低銀勒捐粮差不與收戶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戒之戒之

○一禮不鬻祭器不假祭器此尊祖敬宗之道也項
氏宗祠之立已餘十年方將吾輩祭田所入置得
八仙卓十張圈椅二把稍椅八把長凳十六條磁
盤碗碟各若干箇以備祭享之用其創立可謂難

矣子孫既不能爲祖宗置立已足耻矣乃復假其
所有肆用而無忌毀壞而不還此非獨族衆所共
切齒亦明神所當惡也今將前項祭器對衆交與
仁叔廣弟杲弟輝姪收藏封鎖遇祭用之非祭雖
各親房冠昏喪祭亦不許假以私用如四人者私
假與之失一當令陪十族衆仍以不肖子孫呼之
如假者不告四人敢欺守祠者昏懦徑取以私用
此當以竊盜論亦當責四人者鳴鼓攻之仍令盜
者陪補不恕

○一逐年所收祠租須及期收完請族長圍封明白
至交青得價糶銀不許先期收銀及至期蹉過若
視爲常事任其拖欠視爲公物苟且侵欺此尤不
肖子孫也族長正責令陪價毋得姑息且人心暗
而神目明仔細仔細今後每歲編二人一收一支
○一種祠田者若還租不依時候并斗勾不公數目
不足癡面厚顏討饒不啻乞丐使直年者不敢言
而敢怒尤爲不肖子孫也戒之戒之

○一龍船既稱競渡卽是爭端喬聞往時有因此打
死人命亡身敗家者近聞子孫共謀爲此而族長
正司禮亦坐視不禁借使有及于禍能保其不覆

宗乎今後尊幼有故違并不禁者敬請明神殛之
○一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喬喬於祖宗之羣子
羣孫本有同體之義益當有一視之仁凡所以揚
善隱惡者當無所不用其極顧族人詭寄田畝一
事宦家免役而使貧民當差上則有礙于國法族
丁受糧差之實惠而使做官者坐包攬之虛名下
則有礙于人情今當大造之歲若卽呈告于官是
喬視族人如路人非同體隱惡之義也爲此合先
告諭族衆卽日各將所寄田畝盡數開報于族長
正之前聽族長正轉示于喬喬以實情懇本府縣

祖父母父母處請處之以自首免罪之科只令改
正勿以問罪此則首者猶爲好人喬亦不失睦族
之好也如過三日不首喬將詢之族長正及良善
族人自將實數開呈府縣照依律例從事照律改
正當差照例克軍問罪此時決難求原宥卽悔之
亦晚矣喬前此欲告分戶者正恐終爲此輩所累
耳况族中長進子孫實能買田置地至五十畝上
下者便當糧長者民等雜差此輩受寄雖至百畝
以上者已陰受百畝雇役銀谷又不應別項差役
此亦非族中長進者所能堪也緣此欲求分戶族

中亦有以爲宜者然又思喬方立宗祠合族豈當
復求分戶惟願族衆各聽吾言依吾前期前約改
正毋以害人且以自害也則可以復合矣仰企仰企

附訓上陽明先生諭俗四條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
雖鬼神亦陰隲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
之朋友鄉黨惡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
乎見人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
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
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

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移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子孫作馬牛然身歿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惑哉

此四條明白痛快足以喚醒人心請我族衆一體遵守

○普門張氏族約二十六條

○繼祖之義甚重若兄當主祀而無子其親弟只有一子亦宜令後兄以繼祖弟若不復有子爲已後可并入宗祠若兄死而無後弟又未娶未卽有子弟可奉宗祀并祀兄不必更立他人之子爲兄後也若立他人之子則相傳之一脈絕矣死者必不安

○袁氏世範云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徃徃常加憐恤有所偏厚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

心於我矣能體父母之心者斯可以言孝矣

○真文忠公云利莫大於得國觀夷齊之相遜則區區土田金幣何足校害莫大於殺身觀伋壽之更相為死則利害得喪之微尤不足言矣篤兄弟之好者知之

○學莫大於隆師所謂師不必終身之可宗者便能正句讀善發象者既經為師即終身視為父執矣若兄之能善教其弟者則弟終身當以父師視之其坐立之間決不可以同輩相齒

○寡婦守志最難族長等宜時加獎勵有異節則呈舉于官或遇生日共作文軸為壽死則共為銘旌書曰某人守節妻某氏之柩若貧乏月給薪米及教養其子庶使不至於失守

○婦有三從夫死從子子或少而愚則凡事須問賢伯叔及族中有行義者庶不至於過差但婦人鮮有知識往往聽人唆誘以致爭訟辱身破家不可不戒其所唆誘者皆無賴枕棍利其所有展轉行私深為可惡有之族長即回族獻族正司禮司糾等公責之不改則呈官追出所得銀物寡婦若能知悔銀物給還寡婦若寡婦不念夫家欺于愚弱

不因饑寒戶役無故自賣田產伯叔及族長族獻
族正司禮等人俱無花字其子雖同賣實係不肖
契書從公追出塗抹若買主貪其輕價誘買者其
價追入祠堂公用族長族獻族正及伯叔等若不
肯檢束聽其各妄爲者原情議罰記過于簿

○凡尊長呼召卑幼自有名字不宜沿習薄俗故稱
別號若卑幼之稱尊長自當謙謹

○起蓋菴堂寺院粧飾佛像崇尚異端者宜書之淫
僻門若聽順其婦女而不知禁者罪同

○凡墳墓材木須愛惜長養之不許擅行斬伐若爲

風雨所摧折及自斃者只宜宗祠中公用不許私
分

○一凡儀節禮生唱畢卽鳴鼓其就席坐立與飲酒
俱以鼓爲節不可紊亂

○一祠中僕從執事者俱給小牌各書其名爲記凡
子孫入祭者不許各帶僕從擅進祠門混擾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
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爲子而傲必
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
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

傲之反爲謙謙字是對證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
須是中心恭敬搏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
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
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
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斯言得朱子教子之意而
更覺明切人能知聖狂之所以分傲與謙而已矣
則雖學問高天下可恃之而傲否乎傲則人品中
之寂下下也欲上人而又在人下傲將何爲故曰
人必有德器

○王文忠公云爲士者聖賢之是師臭味之與游謹

○門戶時租稅忍焉以省訟慎焉以遠禍俾足迹不
及於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可也若冠焉而士
行焉而市旁午里巷而惡少與曹爭競錐刀而獄
訟以興朝投刺以識面莫求判以欺愚雖使周公
爲邑大夫詎可望其施吐握之禮邪故大夫非能
重士也士寔自重大夫非能輕士也士寔自輕顧
其自待何如不可不知

○劉商有子七人各受一經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
守一藝其教養足爲後世法今世俗生子素無約
束以至老大無所成就雖悔何追

○劉漫塘先生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間言入焉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抵牾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盃酒從容間豈小補哉今人只知以酒食爲施報之禮不報則責凡有歡會言不及義殊無古人睦族之意

○富文忠公少日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告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曹安曰忿怒之際切不可指人隱諱及祖父家門之事古人謂傷人之事深於矛戟

○君子雅量人固有得罪於我不可使我得罪於人得罪於我而我不校多少間適宋慶曆間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通家一日京薦其友於鼎臣求聞達于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詣鼎臣家取別鼎臣妻慙不出召其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迺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此婦之賢今之男子愧焉

○鄰交須篤誼好慎勿以富吞貧昔趙清獻家于三

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於此見古人睦鄰之一

○語曰千年世界八百主不必苦爲世界結大冤家後唐楊玠以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所侵佔子弟欲訴于府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觀此則侵人者與侵於人者可以自悟矣

○饒東莊有詩曰有錢置產要分明暗昧交關便起爭縱有神通能作主後來難保子孫耕又曰吾民冒禁賣私鹽犯法官司法令嚴何似喫些平穩飯安家樂業在閭閻趙道州詩曰賣田賣地只因貧產去何堪稅尚存富者忍爲貧者害有何方寸與兒孫又曰末作游民懶不耕何嘗衣食得豐盈賭錢輸了終爲盜飲酒多時便起爭平水詩曰寫狀唆人去入官入時容易出時難兩人平地破家計他在邊傍冷眼看又曰早納稅糧省事多人來撓攬莫聽他歸家穩睡牢收鈔縱有嚴官柰我何又

曰一時忿怒便行拳招引官方在眼前下獄釘枷
遭責罰更須枉使幾多錢又曰饒人尺地未爲痴
免破家財任爾欺善惡報人如反掌子孫長保是
便宜此數詩警俗最切自愛者宜知省改

○鄭氏家訓云子孫有以賊墨聞者若非果被誣搆
生於譜圖上削去其名死則不許入祠堂又唐盧
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
人遊破業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
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
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不廉者之可

惡如此居官者當書以自戒

○樵談有曰闔金閨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
分帙散永爲不全之書是遭無焰之秦也真爲可
哀子孫當愛惜祖父書籍手澤不許私有假與若
非我同姓而竊取者凡係同姓俱當自行收回藏
用

○胡彥時家子弟不得自打僮隸婦女不得自打婢
妾有過告之尊長尊長爲之行謹

○南塘有人未嘗爲不善因嫁女不足盜布二疋布
主獲送縣時多盜縣尹榜縛于梯以徇衆其妻子

耻之竟不肯顧水漿不得入口凡五日而死棄屍
西山世之不義求利者凡以為其妻子也死且不
自顧其妻子何嘗顧其死耶此可以為無恒心者
之戒

○邵康節云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
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勿畏之矣大人與
鬼神合其吉凶何畏之有今人不務積善而專事
賽禱可謂不知之甚

○寇萊公六悔箴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
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

言醒時悔安不調攝病時悔故凡事能豫而不使
悔焉者之為賢

有人刑有天刑積惡者人刑可脫天必刑之是故
能懷刑者為君子

右張約滄江絕所纂純吾家外甥與喬同志同窓
其言若互相發者間所援引故事切當人情故附
錄之請我族
衆一體遵守

附訓

初立祠堂記

大明嘉靖庚子八月既望文三府君六世孫喬拜記
祠堂記者記我項祠堂之所由建與其神主之分

列支派之流止祭義之斷續以貽後人使世守之
而不容紊也粵自文三府君壁由青田徙永嘉塲
之七甲至喬凡六代一百八十餘年祠未之前聞
也正德十四年有以祖屋鬻人者喬父
誥封兵部職方員外郎式首倡公議取直庵府君遺
田贖之以妥神主然湫隘囂塵制尚草草嘉靖十
一年颶風拔墓木直青金七兩有奇父曰此立祠
之資也議與族衆轉相生殖歲取息四分約六年
得四十餘金然未有祠址也喬叨嘉靖八年進士
遊宦兩京竊有志焉而力未逮守撫調廬入

覲之春是爲嘉靖十七年方貽書族衆以建祠請其
年夏丁母

誥封太宜人婁氏憂家居冬十月有欲以吾家故地
卜築者僉曰是不可失也喬極力周旋賴以恢復
伯父義官純慷慨尚義又割肘腋地三丈廣之自
是祠可建矣然得地之餘屋直木息十已去五父
命喬厚施作倡乃躬偕長幼曰良載曰侃曰守曰
林曰檢曰掾曰格經紀其事而程督之協濟叅謀
不間夙夜其曰良山曰綱曰明曰緡曰綈曰準曰
修曰傳曰權庠生曰備曰相曰梓曰根曰檄曰恕

曰文煥輩轉相獎掖一族罔不稱有無以相助者
然用猶不給父曰是誠在我我有宿儲欲爲吾父
良三府君立祠而未能也倒囊出物構祠右堂而
祔焉可乎僉唯唯緣是一舉兩得十二月二十一
日庚申祠成明年己亥五月三日庚午遷主歸立
通衢負河面海過者屬目邑父母李公丕顯樹之
風聲曰項氏祠堂云又明年庚子喬又捐田十畝
以供祀事則是祠之祭宜自喬行小宗孫爲始然
上祀世一知足直庵真率府君已及五世而斬之
數矣今中堂中列始祖文三府君汪氏安人神主

者推真率諸府君之心以致水木本源之義也古
人一飲食必祭先代始爲之者新立祠不及始祖
於情安乎祀始祖於中而左祔誠庵右祔真率又
左祔守庵者推始祖之心以致萃族之仁亦以二
府君之子孫如明如守輩亦各助力於其間也誠
庵長房子孫世祔遞遷于左堂與真率子孫同而
守庵不世祔者敬宗之義也祠主五世服盡則祧
之而埋於墓惟文三誠庵真率守庵良三五位府
君仍立牌位而世享者項氏雖異派無非五府君
子孫必如此庶不失今日立祠之情而永萃一族

之渙以共守

聖訓于無窮也然則其主祀也當若何祠雖爲小宗而立禮當以大宗爲重凡祭大宗子明主始祖之祀以誠庵及良三府君以上配小宗子權不得而專也明伯老而無子矣其後小宗子權主真率諸府君之祀而上祀文三府君以誠庵守庵及良三府君以下配迤邐而世主之曰塞曰遇曰葉諸派不得而專也何也祠非爲大宗設義不得而復續也良三府君世在右堂伯父純世守而配享焉雖喬之父子亦不得而專也餘可類推矣嗚呼禮時

爲大順次之吾祠之祀雖不盡合古制而於時義其庶乎後之稽古好禮者毋徒膠於故常而不達時務其苟且紛更毋徇於流俗出穀一石納主一櫝以亂吾訓規庶幾得爲項氏子孫也

初祠之立實爲真率直庵府君而上祀始遷祖者不忘本也然族人非真率一瓜子孫肯助力一二亦皆聽之爲有始祖在也豈料其有他乎及祠成明日遷主誠庵曾孫亮老且無子乃謂吾大宗子也豈有祀始祖不及其長子長孫者乎挾誠庵三世神主先之而語且無籍予謂本

爲合族而先構爭可乎然意其絕且待盡不得
已調停目前而立碑以識之及旣絕闔族又有
以尊代宗之說則有難言者予謂必太宗小宗
兩全而不廢庶足以杜後爭耳因取僊後亮以
奉始祖請權見世紀直庵一派府君而族議悉
平并更定祠禮載之論記如此則此記毀之可
也今而姑存之者一見公禮不可率受議禮不
當侮人二見祠之所始非獨予父子二人諸有
力者班班見焉三見禮不可泥貴協人情而已
矣人情旣愜子孫其勿替引之而已矣